

十九世纪英国强制 接种天花疫苗引发的争端^{*}

王 广 坤

摘 要：19 世纪中后期，为了遏制天花的蔓延，英国实行了强制免疫制度，通过立法手段强制国民接种天花疫苗。在有效降低天花危害的同时，强制免疫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的个人自由构成了威胁，因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社会辩论。反对者充分利用公共舆论，掀起规模宏大的反强制免疫运动，要求政府尊重个人意愿。20 世纪初，鉴于天花已得到有效控制，英国政府最终废除了强制免疫制度，允许民众根据个人意愿决定是否接种天花疫苗。这场辩论体现了英国强大的自由传统，也展示出英国社会善于妥协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近代英国 医疗科学 强制接种 公共舆论 反强制接种运动

在近代英国，^① 由于疾病感染的威胁和医疗科学的发展，政府开始在医疗科学指导下实施强制医疗，维护公众健康和卫生安全。但是，自 1689 年《权利法案》颁布以来，反对政府强制、尊重个人自由一直是英国社会中最重要传统之一。因此，政府的强制医疗政策必然招致公共舆论的反对，19 世纪的强制天花免疫制度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

很多学者曾关注该制度，他们大都从维护英国社会的公共卫生视角出发，强调其重要性；^②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郭家宏、梅雪芹、刘金源、阎照祥、陈勇、王皖强、庞冠群等老师的指点，并承蒙两位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一并致谢。

① 本文主要关注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有着各自独立的地方行政系统，英国议会的部分立法对其并不适用。

② Peter Razzell, *The Conquest of Smallpox: The Impact of Inoculation on Smallpox Mortali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Caliban Books, 1977; Ana Maria Rodriguez, *Edward Jenner: Conqueror of Smallpox*, New Jersey: Enslow Publishers, 2006; Derrick Baxby, *Jenner's Smallpox Vaccine: The Riddle of Vaccinia Virus and Its Origin*,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1; P. E. Razzell, *Edward Jenner's Cowpox Vaccine: The History of a Medical Myth*, Sussex: Caliban Books, 1977; J. R. Smith, *The Speckled Monster: Smallpox in England, 1670-1970,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ssex*, Chelmsford: Essex Record Office, 1987; Fiona A. Macdonald, "Vaccination Policy of the Faculty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Glasgow, 1801 to 1863," *Medical History*, vol. 41, no. 3, 1997.

或从疾病防护和人口增殖的积极作用出发,阐述其价值。^①甚至有学者将强制性的天花免疫行为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备条件。^②研究英国济贫法医疗的学者也从救死扶伤的角度,强调其积极意义。^③也有学者系统描述了1855—1871年强制性天花免疫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情况,^④或从19世纪伦敦市的天花接种实际出发,认为强制接种制度的实施势在必行。^⑤不过,也有学者淡化强制接种的作用,突出隔离防疫和港口管制措施对防治天花的意义。^⑥更多学者则强调强制接种行为的负面影响,认为接种制度的强制特征不得人心,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反强制接种运动。^⑦

尽管很多国外学者对19世纪英国的强制性天花免疫制度和反强制接种运动有所关注,但较少涉及强制接种制度所激起的社会争论。国内学者的相关探讨更为寥寥。^⑧本文主要考察强制接

- ① A. Hardy, *The Epidemic Streets: Infectious Disease and the Ris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856-19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Sanjoy Bhattacharya, Mark Harrison and Michael Worboys, *Fractured States: Smallpox, Public Health and Vaccination Policy in British India, 1800-1947*, Hyderabad: Orient Longman and Sangam Books, 2005; John Z. Bowers, "The Odyssey of Smallpox Vaccination,"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5, no. 1, 1981; Sanjoy Bhattacharya and Niels Brimnes, "Introduction: Simultaneously Global and Local: Reassessing Smallpox Vaccination and Its Spread, 1789-1900,"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3, no. 1, 2009; A. J. Mercer, "Smallpox and Epidemiological-Demographic Change in Europe: The Role of Vaccin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39, no. 2, 1985; Deborah Brunton, "Smallpox Inoculation and Demographic Tr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Medical History*, vol. 36, no. 4, 1992.
- ② Sir Arthur Salusbury MacNalty, K. C. B., "The Prevention of Smallpox: From Edward Jenner to Monckton Copeman," *Medical History*, vol. 12, no. 1, 1968.
- ③ E. G. Thomas, "The Old Poor Law and Medicine," *Medical History*, vol. 24, no. 1, 1980.
- ④ Royston Lambert, "A Victori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State Vaccination 1855-1871,"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 no. 1, 1962.
- ⑤ Graham Mooney, "'A Tissue of the Most Flagrant Anomalies': Smallpox Vaccination and the Centralization of Sanitary Administ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Medical History*, vol. 41, no. 3, 1997.
- ⑥ Anne Hardy, "Smallpox in London: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the Disea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al History*, vol. 27, no. 2, 1983.
- ⑦ Nadja Durbach, *Bodily Matters: The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 1853-190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Nadja Durbach, "'They Might as Well Brand Us': Working-Class Resistance to Compulsory Vaccination in Victorian Engl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3, no. 1, 2000; Nadja Durbach, "Class, Gender, and the Conscientious Objector to Vaccination, 1898-1907,"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41, no. 1, 2002; Judith Rowbotham, "Legislating for Your Own Good: Criminalising Moral Choice. The Modern Echoes of the Victorian Vaccination Acts," *Liverpool Law Review*, vol. 30, no. 1, 2009; R. M. MacLeod, *Law, Medicine and Public Opinion: The Resistance to Compulsory Health Legislation, 1870-1907*, London: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67; George Behlmer, *Friends of the Family: The English Home and Its Guardians, 1850-194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eth Mnookin, *The Panic Virus: A True Story of Medicine, Science, and Fe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Dorothy Porter and Roy Porter, "The Politics of Prevention: Anti-Vaccination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Medical History*, vol. 32, no. 3, 1988; Stuart M. F. Fraser, "Leicester and Smallpox: The Leicester Method," *Medical History*, vol. 24, no. 3, 1980; A. Beck, "Issues in the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 *Medical History*, vol. 4, no. 4, 1960.
- ⑧ 国内迄今尚无这方面的专著,相关论文也很少。详见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十九世纪广州的牛痘接种业》(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种制度激起的社会反响，阐明当时民众对待强制接种行为的态度差异，厘清英国民众最终能够凭借“真诚反对”（Conscientious Objection）^① 意愿免除接种义务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一、天花威胁与强制接种制度的确立

天花是由感染痘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又叫“痘疮”或“出痘”，长期没有特效药物能够治疗。天花病毒繁殖极快，能在空气中以惊人速度传播。凡未患过天花疾病或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感染。一旦感染，很容易产生并发症，可导致失明，病死率往往高达 30%，即使愈合，脸上也会留下麻点，严重破相。天花曾给世界各国民众带来严重危害，英国也不例外。1774 年，英国的切斯特（Chester）爆发天花。次年的疫情调查显示，在天花流行前，当地未遭受过天花侵害的人群只占全部人口的 15%。在这次天花大流行中，未受过天花侵害人群的患病率高达 53%，死亡率为患病者的 17%，未感染者仅为 9%。^②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马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称天花为“死神的忠实帮凶”，“鼠疫或者其他疫病的死亡率固然很高，但是并不经常发生。在人们的记忆中，这里只不过发生了一两次。然而天花却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我们中间，长期的恐怖使患病的人们苦恼不堪，即使某些病人幸免于死，但他们的脸上却永远留下了难看的痘痕。”^③

天花在近代英国的蔓延与工业化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公共卫生状况直接相关。进入 19 世纪后，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英国城镇人口急剧膨胀，“19 世纪初，英格兰与威尔士大约有 20% 的居民住在规模超过 5000 人的大城镇中，到 1851 年，这个比率上升到 54%，1911 年更是达到 80%。1801 年，只有伦敦城超过了 10 万人，而到 1851 年，有 10 个城镇的居民超过 10 万，这些居民的总数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至 1911 年，有 36 个城市达到 10 万人规模，占人口总数的 43.8%，而在 1801 年，这个比例仅有 11.0%。”^④ 人口膨胀使得居住环境拥挤，人群集聚，卫生条件恶劣，天花更容易泛滥成灾，而且一旦发作，难以救治，给英国民众带来严重恐慌。据统计，在 1819 年诺里奇市（Norwich）的死亡名单中，39% 死于天花感染。^⑤

面对天花威胁，英国医学界纷纷致力于寻求防治良方。他们注意到天花感染虽然无药可治，但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方式予以避免。中国是最早使用天花接种术的国家，疫苗取自天花患者

① 出版社，2012 年）；张箭：《天花的起源、传布、危害与防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 年第 4 期；谢蜀生、张大庆：《中国人痘接种术向西方的传播及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000 年第 3 期；侯毅：《英国牛痘接种术传入中国的桥梁——斯当东与〈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① 参见 R. M. MacLeod, “Medical-Legal Issues in Victorian Medical Care,” *Medical History*, vol. 10, no. 1, 1966.

② 张箭：《天花的起源、传布、危害与防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 年第 4 期，第 55 页。

③ 章志彪、张金芳主编：《〈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科技大发现系列（37）：医学大发现》，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④ Anthony S. Wohl,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83, p. 3.

⑤ S. Cherry, “The Hospitals and Population Growth: Part 1. The Voluntary General Hospitals, Mortality and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English Province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34, no. 1, 1980, p. 69.

的痘病毒, 又称人痘接种。^① 当 1721—1722 年天花爆发时, 英国王家学会 (Royal Society) 引入人痘接种, 取得了显著效果, 很多上层人士纷纷要求为其子女进行接种。^② 作为 18 世纪世界上医疗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 英国接种技术发展很快。1768 年, 俄国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就曾接受英国医生实施的人痘接种。^③

虽然人痘接种效果显著, 但也存在很多缺陷: 被接种的天花病毒并不总是温和、安全的, 有可能猛烈发作, 导致很高的破相率和死亡率; 受种者在痊愈前还可能成为传染源, 感染健康者, 因此受种者会被强制性地监禁在天花专科医院; 不仅如此, 受种者还需要接受善后观察, 以防止感染家属、亲友和其他人。^④ 18 世纪末, 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 (Edward Jenner, 1749—1829) 注意到: 患过牛痘的挤奶妇女从来不会感染天花。他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发现牛乳头上的一种痘疮能预防天花, 接种牛痘疫苗也能抵抗天花。1798 年, 琴纳通过反复进行人体试验, 自费出版了推广牛痘接种的专业报告。^⑤ 牛痘接种具有安全性能高、副作用小、产生抗体快、抗天花感染能力强以及受种者不具有传染性等优点, 它很快取代人痘接种, 为消灭天花奠定了重要基础, 琴纳因此被誉为“天花的征服者”。^⑥

牛痘接种让英国政府看到了消灭天花的希望, 被视为国家保障民众福利的关键举措。枢密院医疗部领导人约翰·西蒙 (John Simon, 1816—1904) 后来总结说: 接种对于天花防治的重要性已经获得公众认可, 并得到行政部门的支持; 尤其可喜的是, 政府对这种预防医学的重视已经达到法律体系能予以充分配合的高度; 接种被视为紧迫需要的法律义务, 显示出政府对民众需求的热切关心, 公共接种活动是当时全国各地最为重视并具有最好科学基础的行为。^⑦

为实现全民接种的目标, 1808 年, 英国政府设立负责接种的专职机构, 在伦敦开设防疫站, 发放疫苗, 向广大民众提供免费接种服务。1838 年, 地方医学与外科学联合会 (Provincial Medical and Surgical Association) 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 督促政府进行正式的接种立法, 筹建公共接种站。1840 年, 艾伦伯勒 (Ellenborough) 勋爵接受医生建议, 拟定《接种法》 (Vaccination Act)。议会讨论通过后, 英国政府强制要求地方当局与正规医生订立协议,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免费接种, 济贫法委员会 (Poor Law Board) 负责监管。《接种法》实施后, 由于济贫法委员会并不熟悉此类工作, 接种效果不佳。为此, 英国医生们于 1850 年成立流行病协会 (Epidemiological Society), 经过深入调查, 1853 年 5 月向议会提出改进方案: 对婴儿实施强制接种, 完善地方接种管理, 实施中央监督。议会接受此建议, 1853 年 5 月再度颁布《接种法》, 规定: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所有婴儿必须在出生后 3 个月之内进行接种, 否则父母会受到惩罚; 地方接种登记员负责告知父母、记录接种信息, 济贫法委员会负责发放接种人员的薪资。^⑧ 从而确立了一个面向全民的强制接种制度。

① 杨小明:《〈天花仁术·序〉中有关人痘接种术的新史料》,《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3期。

② 谢蜀生、张大庆:《中国人痘接种术向西方的传播及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3期,第135、136页。

③ 张箭:《天花的起源、传布、危害与防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第4期,第56页。

④ Otto L. Bettmann, *A Pictorial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Charles C. Thomas, 1956, p. 416.

⑤ 顾育豹:《人类抗击天花瘟疫的历程》,《档案时空(史料版)》2006年第1期。

⑥ Ana Maria Rodriguez, *Edward Jenner: Conqueror of Smallpox*.

⑦ John Simon, *English Sanitary Institutions; Reviewed in Their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in Some of Thei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97, p. 286.

⑧ Royston Lambert, "A Victori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State Vaccination 1855-1871," pp. 2-3.

二、强制接种制度的巩固与完善

强制接种制度的出台赢得了众多支持者。首先，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有助于降低天花威胁，保障国家卫生安全，体现了医疗科学的权威。19世纪初，王家内科医生协会、王家琴纳协会医学委员会都认为：“接种服务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独一无二的保障卫生安全的做法。”^①

其次，从国家调控与政府负责的角度来看，支持者认为，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各种新生的复杂问题日益增多，单靠个人已无法解决。因此，国家调控是促进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福利的必要手段。他们认同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2）、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 1864-1929）和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1940）倡导的新自由理论，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假定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自然协调并不现实，人类自利心理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一致。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必须加强调控，积极干预社会生活。^②

再次，从公民义务角度来看，支持者认为，为了保障整个社会的卫生安全和民众的健康福利，保障和维护强制接种制度是一个好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在1878年致曼彻斯特工人团体的一封信件中，索斯波特（Southport）地区的卫生官员这样写道：“作为市民与社会公民的你们都是公共卫生学家，都需要履行我们共同的责任，通过强制接种的方式降低婴儿死亡率。”^③

在所有支持者中，医生群体表现得最为突出。鉴于医生地位的卑下，进入19世纪后，英国职业医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为此，他们陆续创建了地方医学与外科学联合会、流行病协会、英国医疗协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医务人员卫生协会（Society of Medical Officers of Health）、社会科学联合会（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等机构，并于1823年创办《柳叶刀》（*The Lancet*）、1836年创办《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力图强化医学权威。^④ 强制接种为他们彰显医学权威提供了机遇，1856年，拉姆奇医生认为：“为了防止传染病的扩散性威胁，保障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个人的天赋自由权（Natural Liberty）必须牺牲，执行强制接种和传染病通知、治疗法案。”^⑤ 在医生宣传与天花威胁严重的社会背景下，英国政府尊重医生建议，在他们指导下，不断完善强制接种制度。

1855年，流行病协会在系统考察强制接种制度缺陷的基础上，发布年度报告，建议政府强化行政权，将接种管理和监督权交给中央卫生委员会（The General Board of Health），让“某些有能力、精力充沛的医生专家参与管理整个体系，贯彻落实相关政策”。^⑥ 最终，英国政府不仅让中央卫生委员会负责接种实践的管理和监督，而且还在中央卫生委员会设置了医学管理员职位，任命伦敦市卫生官员约翰·西蒙担当此职，以期通过他的指导，使强制接种制度趋于完善。

① Stanley Williamson, *The Vaccination Controversy: The Rise, Reign and Fall of Compulsory Vaccination for Smallpox*,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8-99.

② 郭家宏：《19世纪末期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学海》2013年第1期。

③ H. H. Vernon, *Why Little Children Die*, London: John Heywood, 1878, p. 144.

④ Steven J. Novak, "Professionalism and Bureaucracy: English Doctors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6, no. 4, 1973, pp. 444-446.

⑤ Henry Wyldbore Rumsey, *Essays on State Medicine*, London: J. Churchill, 1856, pp. 1-2.

⑥ *The Lancet*, vol. 71, no. 1809, May 1, 1858, pp. 440-441.

在西蒙看来,主管接种的济贫法委员会只重视订立接种协议,未能很好地按照政府要求,指导、监督接种实践。因此,1858年,在他主导下,大多数议员提出了完善强制接种制度的《公共卫生议案》,议会讨论通过后,以《公共卫生法》的名义正式颁布。该法案旨在“确立一个更好的接种制度……确切来说,要求济贫法委员会接受医疗部门的指导,从医学角度全面考虑问题,由医学专家对接种服务进行规范监督。”^① 法案将西蒙领导下的接种服务转至枢密院,并在枢密院中创设医疗部,任命西蒙为首任主管,全权负责接种事宜。此后,西蒙陆续发布指示:改善疫苗质量,规范疫苗供应,提高接种技术,固定接种时间、地点,建立接种培训机制,设立能为接种技术提供专业性咨询服务的疫苗教育与医学研究机构;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公共接种员,要求他们必须配备新鲜疫苗并拥有医疗部承认、由专门医学院颁发的接种资格证,遵从医学专家的科学指导,接受其严格监督。^② 此外,西蒙还建议英国政府任命职业医生为专职检查员,监督所有接种实践,由财政部负担所需费用;之后,西蒙不断要求任命新的专职检查员,将检查周期不断缩短,并提议:“为促进接种员工作,在绩效原则下,予以奖金激励”。^③

1867年,西蒙建议英国议会再度颁布《接种法》:强制要求各地区任命专职接种管理员,严格监督接种,起诉反强制接种者;医疗部具有任命公共接种员、修改接种协议、划分接种区的职责;强制任命地方接种登记员和反强制接种起诉监督员,要求地方治安官对屡次违反《接种法》的反强制接种者施以重罚;将必须履行接种义务的儿童年龄从出生后3个月扩展至14岁以下;对所有医生的接种表现进行奖惩,鼓励接种备案。^④

1867年法案实施后,强制接种制度趋于完善。当1871年天花侵袭时,这套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得普遍认可。^⑤ 为此,英国政府颁布了全面肯定强制接种制度的《接种法》:首次以量化指标鼓励接种,并强制要求各地区任命专职的接种管理员,监督接种事宜;规定接种登记员每月须向管理员呈交新生儿信息,使后者参照接种技术人员提交的接种证明,起诉反强制接种者;向反强制接种者征收25先令的罚款,对那些拒缴罚款者予以监禁,由起诉监督员负责监督。^⑥ 这样,到1871年,强制接种制度“获得圆满成功……是最为完美的国家预防医学体系”。^⑦ 事实也证明:“与1872年相比,1891年的天花死亡率已经下降了85%;天花疾病自1902—1903年最后一次爆发后,再未大规模复发,威胁大为降低;而且,在整个19世纪,通过强制接种的方式控制天花感染的举措,对这个时代史无前例的人口大增长助益良多,广大民众的健康状况也得到显著改善。”^⑧

① John Simon, *English Sanitary Institutions; Reviewed in Their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in Some of Thei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 p. 281.

② Royston Lambert, "A Victori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State Vaccination 1855-1871," pp. 5-6.

③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March 7, 1874, p. 178.

④ Dorothy Porter and Roy Porter, "The Politics of Prevention: Anti-Vaccination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p. 233.

⑤ W. M. Frazer, *A History of English Public Health, 1834-1939*, London: Bailliere, Tindall & Cox, 1950, pp. 169-170.

⑥ A. Beck, "Issues in the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 p. 311.

⑦ *The Lancet*, vol. 107, no. 2734, January 22, 1876, p. 158.

⑧ A. J. Mercer, "Smallpox and Epidemiological-Demographic Change in Europe: The Role of Vaccination," p. 307.

三、公共舆论对强制接种制度的抵制

以英国医生为代表的支持者拥护强制接种制度的做法，激起广泛抗议，反对者以强制接种所体现出的医学权威、国家调控正当性以及公民权利和义务为主题，制造公共舆论，反对强制接种。

首先，对于支持者视医学为权威的做法，反对者并不认同。^① 他们认为英国政府与医生联系得过于紧密，过分重视医生意见，不尊重普通公民的意愿诉求。^② 这种状况使许多反对者深感不安，担心政府过于重视医疗科学的做法可能会让英国社会陷入“医疗专制”的深渊，甚至怀疑议会正被一群医生阴谋家所把持，试图在英国社会中实现“医疗专制”。有的反对者认为：“1848年，医生推行的强制法案污染了我们的河流；之后，他们又通过立法，让政府要员服从他们的操控；最后，通过天花接种，医生们实现了对我们整个社会自由体系的强行践踏”。^③

查尔斯·克莱顿（1847-1927）对医学权威的抨击更为激烈。1881年，他出版《流行病学》，认为疾病爆发主要源于恶劣环境，保障环境卫生与空气洁净才能消灭疾病，医疗科学发挥不了多大作用。^④ 1887年，他再度出版著作，全面否定建立在医疗科学基础之上的天花免疫，认为它污染了人体血液，伤害了整个躯体，加大了人们感染梅毒等致命疾病的风险，威胁受种者的

① 19世纪英国民众的病理观存在“接触感染论”（Contagionist）与“反接触感染论”（Anti-Contagionist）的争论，前者认为细菌病毒诱发疾病，相信医疗诊治的作用；后者则认为疾病根源是环境不洁，主张用清洁环境的方式消灭疾病，重视疾病的先期预防，不重视疾病发生后的医疗诊治，忽视医疗科学的权威与职业医生的作用。很多反强制接种者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清洁才是消灭疾病的最佳方式，强制接种没有必要。参见 John Gordon Freymann, “Medicine’s Great Schism: Prevention vs. Cure: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Medical Care*, vol. 13, no. 7, 1975, pp. 525-536; Michael Brown, “From Foetid Air to Filth: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British Epidemiological Thought, 1780-1848,”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2, no. 3, 2008, pp. 515-544; Erwin H. Ackerknecht, “Anticontagionism Between 1821 and 186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vol. 38, no. 1, 2008, pp. 7-21; W. F. Bynum, “The Evolution of Germs and the Evolution of Disease: Some British Debates, 1870-1900,”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ife Sciences*, vol. 24, no. 1, 2002, pp. 53-68; T. M. Romano, “The Cattle Plague of 1865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Germ Theor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vol. 52, no. 1, 1997, pp. 51-80; R. M. MacLeod, *Law, Medicine and Public Opinion: The Resistance to Compulsory Health Legislation, 1870-1907*, pp. 108-109.

② 在19世纪中后期，利用科学领域中的权威专家指导政府决策，鼓励专家群体参与政府管理，彰显政府的科学执政权威，促使个人信服并顺从政府权力约束，是当时英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参见 G. Kitson Clark, “Statesmen in Disguise: Reflex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Neutrality of the Civil Servic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1, no. 1, 1959, pp. 19-39. 其中，展示医生专家介入政府管理工作的著作主要有：Jeanne L. Brand, *Doctors and the State: The British Medical Profess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in Public Health, 1870-1912*,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5; Dorothy Porter and Roy Porter, eds., *Doctors, Politics, and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 Amsterdam: Rodopi, 1993; Royston Lambert, *Sir John Simon, 1816-1904, and English Social Administration*,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63.

③ Francis William Newman, *The Coming Revolution*, Nottingham: Stevenson, Bailey & Smith, 1882, pp. 5-11.

④ Major Greenwood, *Epidemics and Crowd-Diseas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pidemiology*, London: William & Norgate, 1935, pp. 245-273.

生命安全。^① 在1889年出版的著作中,他甚至将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琴纳医生描绘成一个罪犯和愚弄议会的贪财者,认为他用医学权威包装自己,将天花免疫当作抗病实验,强制性地让每个受种者处于危险境地。^②

除此之外,对公共舆论最具影响力的反强制接种杂志——《接种调查者》(*Vaccination Inquirer*)也认为医生们用“转瞬即逝的想象力,如同天空浮岛一般荒唐的愚蠢构想”来实现自己名利双收的愿望。^③ 杂志的首任编辑威廉·怀特更是认为,强制接种制度是一场侵犯个人自由的政治阴谋,是医生群体与政客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威信的工具。^④ 他认为英国政府错误地接受了医生意见,让卫生管理面临“医疗专制”的威胁,使得医生们肆无忌惮地利用诸如天花免疫等强制性医疗业务牟取经济利益,导致国库亏空。^⑤ 一位作家也认为,英国的某些医生专家借助政府权力确立的强制接种制度乃是政治阴谋,反映了政府的腐败和医德的沦丧。^⑥

除担心“医疗专制”倾向外,反对者还认为强制接种制度让医生控制了原本属于个人私有的身体。1876年,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认为:“国家支持下公共接种员的‘医疗垄断’剥夺了自由民的所有权利,使他们失去了在自由国家中原本享有的公民权利。”^⑦

其次,对于支持者倡导的政府调控,反对者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公权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使得“政府公权控制了原本属于个人私有的身体,以一种企图主宰个人身体的暴政侵犯了个人自由。”^⑧ 反对者认为若要使政府决策顺从民意,就必须尊重个人自由意愿。对此,罗塞利说道:“个人只有遵从内心意愿,自由行动,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很明显,迄今为止,国家所做的都是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对此进行干涉将会限制和阻碍个人发展,影响社会进步。”^⑨

为表达捍卫个人自由、反对国家调控的决心,1878年,全国反强制接种联盟(The National Anti-Compulsory Vaccination League)发表文章认为:“第一,议会保护所有民众的自由权利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接种法案践踏了父母们希望孩子免于疾病的愿望,议会行动起到了反作用;第三,议会并未保障自由权,反而以健康福利为由干涉自由,并通过罚款和监禁滥施惩罚,给本分老实的父母们增添灾难,应该受到公众谴责。”^⑩

再次,对于支持者宣称的拥护强制接种制度乃是公民应尽义务的观点,反对者也从尊重公民自由权利的角度予以驳斥,认为:“政府理应尊重每一个善良、守法的公民自由权……无权采用政治手段干涉父母权利;公民义务和权利不仅体现在自由选举与公平投票等政治行动中,还应体现在自主管理家庭事务的活动中”。^⑪ 如果说英国民众对公民自由权利的理解在19世纪以前主要限于社会上层,那么,由于1832年、1867年、1884年《议会改革法》的陆续通过,普通民众的自由公民意识也日益觉醒。

① Charles Creight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ow-Pox and Vaccinal Syphilis*, London: Cassell, 1887.

② Charles Creighton, *Jenner and Vaccination: A Strange Chapter of Medical History*, London: Swan, 1889.

③ *Vaccination Inquirer*, 1879-1880, vol. 1, p. 6.

④ William White, *The Story of a Great Delusion*, London: Allen, 1885, pp. 177-196.

⑤ William White, *The Story of a Great Delusion*, p. xlviii.

⑥ A. Beck, “Issues in the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 p. 317.

⑦ *East London Observer*, May 27, 1876, p. 7.

⑧ *The Anti-Vaccinator*, December 4, 1869, p. 249.

⑨ William Hume-Rothery, *Vaccination and the Vaccination Laws: A Physical Curse and a Class-Tyranny*, Manchester: Tulley, 1872, p. 15.

⑩ *National Anti-Compulsory Vaccination Reporter*, December 1, 1878, p. 1.

⑪ Nadja Durbach, *Bodily Matters: The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 1853-1907*, p. 71.

不仅如此，随着政治民主化和工业革命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英国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也逐渐升温，他们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维护自己作为英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此背景下，强制接种制度使得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反强制接种热情高涨，他们对国家政策的核心要义、基本组成和边际界限都进行了重新评估”。^① 有学者甚至认为：正是通过反强制接种运动，广大中下层民众表达了他们要求成为“值得尊敬”和“诚实正直”的国家公民的愿望，这是他们形成、塑造其崭新社会形象的重要方式。^②

对于支持者要求公民不惜牺牲个人自由权利以更好增进国家利益的主张，反对者也认为它违反了英国的自由宪政传统。对此，“所有善良公民应团结一心，坚决利用好宪法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利，完全彻底地清除这些威胁自由的立法”。^③

为显示他们珍视个人自由、反对强制接种的决心，在罗塞利领导下，反对者于 1874 年在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组织创建了全国反强制接种联盟。在此基础上，威廉·特布（William Tebb）于 1880 年又创建了旨在彻底废除强制接种制度的伦敦协会。1896 年，他又将伦敦和地方所有反强制接种组织联合起来，创建了全国反接种联盟（The National Anti-Vaccination League）。^④ 为提升反强制接种舆论的威力，各类反强制接种杂志也纷纷创刊：1869 年《反接种者》、1874 年《全国反强制接种报告》相继问世，1879 年，威廉·特布创办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反强制医疗杂志——《接种调查者》。强大的舆论声势使得反强制接种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麦克劳德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⑤

在公共舆论影响下，很多政治家也反对强制接种，1876 年，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明确指出：强制接种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⑥ 有的议员也在议会中支持反强制接种运动，莱斯特城的议员泰勒（P. A. Taylor）还发表了流传甚广的小册子《当前关于接种问题的谬误》，公开反对强制接种。1883 年，这本小册子发行 2 万册，民众竞相传阅。^⑦

四、强制接种制度的取消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英国议会于 1889 年成立了王家接种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Vaccination），听取民间对于强制接种的看法。在历时 7 年的调查中，委员会共召开了 136 次会议，采访了 187 名强制接种制度的支持者或反对者，1896 年发布了调查报告。^⑧

① Nadjia Durbach, "Class, Gender, and the Conscientious Objector to Vaccination, 1898-1907," p.62.

② Nadjia Durbach, "'They Might as Well Brand Us': Working-Class Resistance to Compulsory Vaccination in Victorian England," p.46.

③ William Tebb, *A Personal Statement of the Results of Vaccination*, London: London 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Compulsory Vaccination, 1891, p.4.

④ B. J. Stern, *Should We Be Vaccinated? A Survey of the Controversy in Its 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Aspec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7, pp.79-83.

⑤ R. M. MacLeod, *Law, Medicine and Public Opinion: The Resistance to Compulsory Health Legislation, 1870-1907*, p.211.

⑥ *The Lancet*, vol.107, no.2749, May 6, 1876, p.693.

⑦ B. J. Stern, *Should We Be Vaccinated? A Survey of the Controversy in Its 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Aspects*, p.78.

⑧ *The Lancet*, vol.367, no.9508, February 4, 2006, pp.436-437.

通过报告,议员们了解到许多人都认为清洁环境才是根除天花等疾病的关键,因此反对强制接种。^①不过,议员们发现强制接种制度的支持者也大有人在。例如,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当天花疾病在1895—1896年盛行,环境清洁无力阻止其迅速蔓延,致使广大民众惶恐不安时,地方管理者就非常认可政府确立的强制接种制度,确保每户家庭都遵守政府规定,顺利受种,最终消灭了来势凶猛的天花疾病。^②

议员们对该调查报告做了不同的解读:以上议院议员为代表的多数派无视反强制接种者的呼声,主张维持强制接种制度;但下议院部分议员则组成少数派,要求安抚反强制接种者,缓和接种的强制色彩,创建出一套具有英国特色的“真诚反对”者免除接种义务的法律体系:将“诚实、按照真诚意志行事”与不负责任的反强制接种者区别开来,让那些在“真诚”意愿引导下选择反对强制接种的人士免除接种义务。最终,议会综合两派意见,发布报告:为避免让不负责任的父母逃脱接种义务,强制接种制度仍需维持,但可以让那些“真诚反对”强制接种的父母们免除接种义务。^③

1898年3月,在议会报告的基础上,新上任的地方政府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Board)主席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提议颁布新的《接种法》,议会讨论后,顺利通过。法案规定:将婴儿接种时间从出生后的3个月以内扩展至出生后的12个月以内;用家庭随访接种的形式取代公共接种;接种疫苗用牛血清代替人体血清,并将前者储存在甘油中,以保证质量和疗效;对反强制接种者的罚款数额进行限制。但是,法案并未提及免除“真诚反对”者的接种义务,因而激起公共舆论的普遍不满,反强制接种者更是纷纷指责这部法案“带有欺诈草率的性质,不会受到任何欢迎。”^④

为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1898年7月,自由党议员沃特·福斯特(Walter Foster)听取了少数派议员的意见,提议增添《接种法》附加条款,采纳“真诚反对”者免除接种义务的方案,要求济贫法委员会通知每位“真诚反对”强制接种的婴儿父母,只要他们在地方法官的见证下签署“真诚声明”的反强制接种协议,经过政府审议通过后,就可获得“真诚反对”强制接种意愿的真实性认可证书,免除接种义务。但多数派议员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要求对那些负有履行接种义务的婴儿父母进行严格监督,规定在孩童出生后4个月内,必须由地方法官对其父母进行严格监督,看他们是否“真诚地拒绝强制接种”。为尽快达成协议,议会对两派意见进行斟酌考虑后,在《接种法》附加条款中正式增添了“真诚反对”者免除接种义务的内容;并且,为尊重多数派意见,同时还规定“真诚反对”意愿的真实性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的调查审核,使得免除接种义务的申请受到国家医疗政策和行政裁决的约束。^⑤经福斯特修改后的法案获得议会多数认可,1898年7月顺利通过。

该法案强调:“保障民众按照内心真诚的意愿行事,乃是所有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它规定:任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出于“真诚反对”的意愿拒绝强制接种,法律就不得制裁;如果违反强制接种法的父母受到指控,他们可以向地方当局申诉,声明自己是出于“真诚反对”的意愿,地方法庭随后会对此意愿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核,若是通过审核,

① *Vaccination Inquirer*, 1879-1880, vol.1, pp.17-18.

② *Public Health*, 1896-1897, vol.9, pp.213-218.

③ Nadja Durbach, "Class, Gender, and the Conscientious Objector to Vaccination, 1898-1907," p.68.

④ *Vaccination Inquirer*, 1897-1898, vol.18, p.2.

⑤ Anthony S. Wohl,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pp.134-135.

那么他们可以免遭指控。法案颁布后，反强制接种者深感振奋。在一份讽刺性广告中，当被称为“婴儿猎手”的强制接种管理员对逃避接种义务者进行处罚时，一名反强制接种者对之不屑地调侃道：“一个内心真诚的人不需要屈服”。^①

法案实施后，到1898年底，已经有超过20万婴儿的父母申请用“真诚反对”意愿为由，免除接种义务。^②不过，不同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审核该地区申请者的“真诚”意愿时，态度上却存在极大差异，“在当局支持强制接种的地方，父母们获得‘真诚反对’意愿的认可比较困难，会遭到严格审核，其动机也会被质疑，申请往往会被拒绝。”一般而言，由于“真诚”的含义过于抽象，许多地方官员在审核时无法确切衡量，这就导致很多申请未经审核就被驳回。而且，针对“真诚”含义的认知标准也存在地域差异，许多地方官员直接袒露道：“对那些‘真诚反对’强制接种的申请者怀有非常深刻的‘反对’情绪，很少会予以通过。”^③《圣詹姆斯公报》记载了伦敦地方法官第一次遇到“真诚反对”意愿申请时的复杂心态，他非常迷惘地对申请者说：“我不知道、不确定自己将要做什么。议会法案要求我必须审核你的‘真诚反对’意愿，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只是简单地跟我说这个事情，说完你就要走，或者要做其他什么事情，你可能从来没有使我满意过，我不知道我确定了什么，我不理解这部法案。难道我看到你，你告诉我，就意味着你会获得一份建立在‘真诚反对’意愿基础上的义务接种免责证吗？我不知道这个理由是否充分，为了让我彻底信服，我必须把医生和其他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叫来。”^④

反强制接种者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将“宽慰他们的方式”转变为“继续迫害的武器”，很多人拒绝接受地方法官的“诘问”，强调这是对其自由尊严的侮辱。^⑤他们虽然也承认“真诚”的含义难以准确界定或衡量，但却认为：不管其形式和特征如何，它始终是“作为一种道德法则长存内心，必须予以尊重。”^⑥在他们看来，“真诚反对”的意愿如果贴上立法审核的标签，就会使自己成为与社会脱节的异类，有损自己作为英国公民的荣誉。因此，他们并不想成为例外的赦免人，而是要求英国政府能够照顾所有公民的“真诚”意愿，让他们真正享有自由接种的权利。在此信念指导下，大多数反强制接种者不愿接受政府部门严格审核公民“真诚反对”意愿的行为。他们认为，“真诚反对”强制接种的父母们“或观察到别人家庭发生的灾难，或接受了某个高明科学家的指点，或通过个人的悲惨体验等可能存在的各种方式发现了接种的无效、危险，从内心对之排斥。作为情真意切且聪明善察的父母，他们太过沉溺于对接种的排斥，因而会发自内心地反对强制性地让孩子们接种天花疫苗，不敢将深深挚爱的宝贝们置于不受保护的险境中。”^⑦因此，“真诚反对”强制接种的父母们都是在全心全意地爱护着自己的孩子，政府应理所当然地免除他们的接种义务。

随着强制接种制度实施后天花威胁逐渐减小，在舆论压力下，内政部（Home Office）于1904年和1906年连续两次发布备忘录，规定：“真诚反对”意愿的真实性不需要医生证明，也不需要任何医学、卫生学或数据学检测，“真诚反对”者免除接种义务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都无

① Nadjia Durbach, "Class, Gender, and the Conscientious Objector to Vaccination, 1898-1907," p.63.

② *Vaccination Inquirer*, 1898-1899, vol.20, p.148.

③ *The Lancet*, vol. 152, no. 3919, October 8, 1898, p.953.

④ *St. James' Gazette*, August 22, 1898, p.38.

⑤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June 13, 1903, p.1394.

⑥ *Vaccination Inquirer*, 1884-1885, vol.6, p.137.

⑦ W. J. Furnival, *The Conscientious Objector: Who He Is! What He Has! What He Wants! And Why!* London: Stone, 1902, p.3.

需经过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督和审核。此后,地方法官逐渐失去了审核“真诚反对”意愿真实性的权力。^①不久,议会又颁布1907年《接种法》,正式废除了1898年《接种法》附加条款中规定政府需要严格审核“真诚反对”意愿的诸多程序。此后,大多数以“真诚反对”的名义要求免除接种义务的申请者都可如愿以偿。到1937年,全国只有34%的婴儿出生后履行接种义务,强制接种制度名存实亡。1948年7月5日,英国最终从立法上彻底废除了强制接种制度。^②

1907年颁布的《接种法》尊重公众意愿,将1898年《接种法》首次确立的“真诚反对”者免除法定接种义务的原则真正落到了实处。对此,专门委员会(Departmental Committee)在1908年这样说道:“《接种法》的命运很明显地昭示出:英国政府在议会法案中所强制实施的医疗行为很少能够成功落实,施行过程中总会遇到比其价值本身更为巨大的摩擦、矛盾与冲突。”^③但也有部分人对这种状况感到担忧,有人针对“真诚反对”者免除法定接种义务的原则这样说道:“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做出预判:这样的举措会对未来产生误导性影响,加大无辜生命病死的风险……无助的婴儿从此失去了国家强有力的庇护。”^④一些学者也认为:这个原则将整个英国社会置于传染病侵袭的危害之中。在他们看来,天花疾病虽已消亡,但百日咳(Whooping Cough)以及风疹病毒(Rubella)仍然对英国社会造成严重威胁,接种防疫举措必不可少,是保障卫生安全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担心1898年《接种法》所确立的“真诚反对”者免除接种义务的原则将会带来消极影响,不利于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也可能使得个体性命处于危险境地。^⑤

结 语

英国政府实施的强制性天花免疫制度是19世纪强制性医疗政策的组成部分,它崇尚医疗科学,接受医生指导,强制要求民众受种,冲击了英国社会中历史悠久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取得了巨大成就,避免了天花疾病泛滥成灾,有效保障了整个社会的卫生安全,展示出英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威胁时,充分利用专家技能,合理管制社会的巨大潜力。但是,在政府的强制管理下,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并未消亡,在强制接种制度实施后天花威胁逐渐减小的社会背景下,拒绝强制医疗,倡导个人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逐渐占据上风,它借助公共舆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反强制接种运动。最终,英国政府实施“真诚反对”者免除接种义务的政策,取消了强制接种制度。

从医疗史角度看,英国政府的做法显示出医学权威在近代英国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在疾病威胁不严重的正常社会环境中,疾病防治与医生诊疗首先需要获得公共舆论的“真诚”认可。对此,萧伯纳在1906年认为:“由于个人自由意愿排斥所有权威,因此英国社会中的医疗地位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对职业医生缺乏信任,认为他们强制要求民众接受医疗服务,具有道德缺陷”,更指出医生们宣传推广的强制医疗服务——接种实践是

① Nadja Durbach, "Class, Gender, and the Conscientious Objector to Vaccination, 1898-1907," p. 76.

② Royston Lambert, "A Victorian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State Vaccination 1855-1871," p. 14.

③ R. M. MacLeod, "Medico-Legal Issues in Victorian Medical Care," pp. 48-49.

④ H. Rider Haggard, *Doctor Thorn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8, pp. 50-56.

⑤ Lisa Z. Sigel, "Review: Bodily Matters: The Anti-Vaccin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 1853-190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40, no. 3, 2007, pp. 752-754.

“疯狂的做法”。^① 此后，为彻底解决强制医疗与个人自由的矛盾，英国政府于 1911 年颁布《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要求医生必须尊重病患者的自由意愿，不得实施强制医疗。在此基础上，法案确立了“健康保险主治医生”（Panel Doctors）机制，规定所有病人需要首先主动提出看病申请，然后医生才能实施诊治。这部法案奠定了 1948 年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基础，一直沿用至今。

从政治史角度看，强制接种制度的确立、完善和最终取消，也充分反映了英国政府的权力运作模式，显示出在近代英国社会中，权力与自由间既彼此冲突但又相辅相成的关系。权力虽能压制自由，让整个社会处于强制管辖之中，但也可以听取公共舆论，通过立法途径调适自己，以更好地保障自由。在取消强制接种制度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正是在公共舆论的驱动下，通过立法调适，确立起“真诚反对”者免除接种义务的原则，以期保障公民自由。这体现出英国政治文明遵循民意的“渐进改革”传统，^② 与法、俄等国相比，这个传统造就了英国式发展道路的特色，使得英国社会得以平稳前进，免于剧烈动荡。

〔作者王广坤，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博士后研究人员。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周学军 责任编审：姚玉民）

①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Doctor's Dilemma: A Tragedy*,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88, pp. 10-11, 59-60.

②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78 页。

Rousseau's Illnesses: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from the Med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Xu Qianjin(131)

How are we to understand Rousseau's ailments? In the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Rousseau's thought is independent of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illnesses; while from the point view of medical research, illnes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ought. Bu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escriptions and narratives concerning his ailment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research on French medical history, it is evident that Rousseau was troubled by 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with the symptoms of abdominal disturbances (gastric distention, stomach ache), nervous symptoms (tinnitus, convulsions) and mental problems (depression, delusions). Doctors in the 18th century could not diagnose these correctly, so that Rousseau's recurrent attacks of sickness were misunderstood.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Emile*, his ideas on religion were censured b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he fell on hard times, wandering from place to place, which brought about delusions of persecution. The change in Rousseau's style from enlightenment to romantic and his ever-changing historical image is related to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illnesses.

The Controversy Triggered by Compulsory Smallpox Vaccination in Britain in the 19th Century

Wang Guangkun(151)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n order to curb the spread of smallpox,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arried out mandatory vaccination under the Compulsory Vaccination Act. Although it reduced the hazard of smallpox, compulsory vaccination was to a certain extent an infringement of citizens'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us caused protracted social controversies. Opponents, making full use of public opinion, instigated a large-scale anti-compulsory vaccination campaign, demanding that the government respect the wishes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ith smallpox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inally abolished compulsory vaccination, allowing people to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ether to be vaccinated against smallpox. The controversy reflected the strong British tradition of freedom and demonstrated the virtue of compromise inherent in its political model.

Historical Not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cts and Chronicles of Duke Xiang and Duke Wen of the State of Qin

Cheng Pingshan(164)

An Introdu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Major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One of the Revolutionary Pioneers Ji Yihui

Fan Tiequan and Kong Xiangji(173)

Abstracts of the Journal History and Theory

Translated by Yang Guangshuo (183)